



就特别高兴，太好了，我现实生活中没有抽。”

已届不惑之年，蔡志松说，如今他渴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。但如同沉重与柔美并存的“黑暗玫瑰”一样，这位“典型艺术家”身上，无论是艺术还是人生，都有着太多的“典型矛盾”——早年总是想证明自己，拼命往光亮的高处爬；而今想让心灵歇一歇，却为声名所累，无法遂心愿。

看穿万物随时可能消散，又累心于生命的结果；

尽可能去包容别人，对自己苛刻的完美主义情结却无可救药。

朋友从巴西带回来的一串黑曜石佛珠常伴蔡志松左右，排队、开车、忙的时候，可以同时干两样事，念着经。“谈不上修功课，算是一种信仰。”

对话蔡志松 生活有时让你无处哭诉

mu：为什么选择通过历史来讲人性？

蔡志松：三个系列作品谈的东西有一个特点，都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物、具体的事件，谈的都是过去的人、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。我有个特点，喜欢就事论理，不喜欢就事论事。展现思想，文以载道嘛。

mu：你所理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？

蔡志松：灵活的、包容的，可以迂回前进的、有很强生命力的；而且不是表面的夸张放大，是一种内在的坚韧。

mu：现在和刚刚开始创作“故国”系列时，对人性的理解有没有变化？

蔡志松：当然，经过十多年了，人也在成长，认识也会相对深刻一些。因为从小生活很艰难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敢放松，对自己要求很苛刻，那时候对人性肯定是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。比如好多人认为自己是是最重要的，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干了很多损人利己的事，这也是人的本性嘛。这两年变得宽容很多，对一些事也看淡了。

mu：宽容和乐观是需要历练的。

蔡志松：小时候真的是很痛苦，可是痛苦怎么办？我还是个小孩呢，改变不了什么。长大了，生活上的困难也避免不了，不乐观没有办法去面对。你把自己弄垮了，事情谁来做呢？葬礼需要你主持，你能哭吗？你一哭就全乱了。面对病人，你能哭吗？你得对他笑。你得把自己弄得轻松愉快一点儿，这样他也愉快。有时生活让你哭都没地方哭。想笑不让你笑是可以的，有时候哭它都不让你哭，没办法。

mu：如何化解这种痛苦？

蔡志松：你要学会看清事物的本质。特别痛苦的事情来了，它不会永远在这儿停留；特别幸福的事情来了，也不会停留。有时候特别难办的事情摆在面前，你不要急着办，你不变它也会变，你变了它也不一定变。“浮云”就是对这种人生道理的一种阐述。

mu：现在对人性不再抱持悲观态度了吗？

蔡志松：人是可以改变的，不要妥协于自己的恶习。人如果做好事，能做巨大的好事；做坏事，也能做巨大的坏事。关键看你怎么走。人最容易被激发的是负面情绪，比如愤怒、贪婪，如果做一个讲座，我想激发大家的愤怒、贪婪，肯定底下一直有掌声。我说“大家要有野心，要去奋斗；这个社会不公平”，肯定群情激昂；想激发大家善良的一面，效果可能就没这么好。所以我为什么不接受一些文艺媒体的采访，文学讲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讲，好多人在跟你学习，如果你真的为了喝彩和说一些话，会把人害死；或者你为了惊人，为了提出不同观点而说话，那是不行的。

mu：感觉东北艺术家的作品有一种不管不顾的东西，不太受成见、世俗的框框的影响。

蔡志松：东北人有点猛劲，但这种猛劲还是用到学术上比较好，对人就不必了。

做学术最重要的，不是你在平面的水平的方向，重要的在于在纵向上

能走多远。纵向上走，直接取决于你的心力。一些事情很难，其实不是我们体力达不到，而是心力达不到，耐力和坚持达不到。

mu：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
蔡志松：没有刻意迈，可能是赶上了，觉得自己还能往前走，就往前走，轻易不退缩。人是越往上走越困难，当你觉得自己走不动的时候，就可能调头，走别的路。我是轻易不会放弃的，做一件事一定要做出结果来，因为放弃本身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。

mu：哪些是上天赋予你的才能？

蔡志松：上天给的才能很多啊，不能在这里说，说出来就是炫耀了。我小时候，周围的人一直教育我说，你这项不行要补这项，那项不行要补那项，但我觉得人生不该是一个“补短”的过程。我长大之后发现，补短是补不了的，只要发挥你的长处就行了，你把你原有的东西发挥出来就行了。补短补得四平八稳，你可能很全面，但你很平庸；如果你能充分发挥你的长处，可能你某些方面不行，但在某些方面就能成为精英。

